

幼年成长于北地，树木三大金刚，杨树柳树榆树，均不开花(注：后查资料，显示它们似乎也开所谓的花，而我从未得见)。

村内的杨树，不像树，被鼎沸的人气和牛粪马尿围拢着，如同圈养在鸡窝里的藏獒，有志难申。村外宽敞高阔，道路渺渺伸向远方。杨树立于两旁，树干白色，笔直，如箭穿云。树叶哗啦啦作响，除非落在地上，一生都在拼命挣往天空。雨后的土路颠簸而泥泞，也粘不住杨树向上的鞋子。天上到底有什么呀，想想也挺让人好奇的。杨树外表极具正能量，其实做板凳、做桌椅，并不结实扛用。

柳树要接地气一些，多在坑边。华北平原少河流，但村中坑坑洼洼，盛雨后积水，日久天长，竟也似小湖。无人特意种植，有湖即有柳，如有水便有鱼。从天而降的这一汪水，左拥右抱，该有的都有了。不同于杨树，柳树常常歪斜，一半在岸边，一半在水上，枯后无人打捞，树干成为洗衣妇的参照物。“到树边洗衣去”，这样一招呼，彼此心知肚明。树干亦是孩子们的玩具，骑在上面打水仗。

一般家庭院子里，鲜植杨柳，多种榆树。榆树不直也不歪，也不成材，但好养。在水土贫瘠之地，扎根枝条就不用管了。春天会长出榆钱儿，从枝上捋下来，可生吃，可拌以玉米面(俗称惨子)，上锅煮熟，撒几滴香油和盐，名曰“拿狗”(写作“拿糕”似更合理)，在贫穷岁月可代饭。榆树招虫，一寸多长，黑色，有细毛，爬满树干，望之头皮麻麻酥，发根耸动。还有的吊着丝线从枝间垂下来，仿佛小人国里的小人在荡秋千。村民走得急了，虫子会荡到嘴里去。

以上几种，倒有柳絮、杨絮之类。和暖的春风中，在化了冰的泥地上滚来滚去。风若大点，还能沾到头发上，怎么都摘不干净。

开花的植物也有。吾地产枣。村外成片的枣树，夏日枣花盛开，空气里弥漫着清甜的气息。枣花甚小，捏在手中如米粒，远望一片浅紫色。放蜂人驱赶着马车前来，在树下搭帐篷，把一个一个个方的箱子排列好。我等孩童当然买不起蜜，有时候会偷着捉一两只蜜蜂，掰开肚子吃那里面的小小点点蜜，挨蛰也就免不了。枣树的枝干极硬，上面布满小刺。树干上趴着一种名为“八角”的小虫，长方形或者六棱形，淡绿色，身上不知长了什么东西，不小心触到，皮肤红肿，奇痒奇痛。树叶中间隐藏着大肚子螳螂，举着锋利的前爪，踮着脚尖走路，一刀下去，正在盲目歌颂的蝉，瞬间变成盘中餐。

枣树林旁边还有苹果树和杏树，均开花。花期不长，或白或粉。我家先后承包过苹果园和杏树园，果实不涩口时，便在园



开花的树

□王国华

里搭窝棚，埋锅造饭，日夜驻守看护。而开花时，不算自家的花，随人进出。谁会来赏花呢？花再漂亮，也不能吃。村民和园主，关注的都是能挂多少果，能卖什么价。每个春天，杏花和苹果花都枉费了心机。

我作为园中主人，三十年后回忆起来，仍想不出花朵的样子。树们开花或不开花，在我心中总不是花。花儿们地下有知，也许会恨我吧！

还有槐树。槐树籽乃中药，被主人用铁钩子一串一串拽下来，拿到乡里卖钱，叫人艳羡。槐树亦开花，可食，据称多食有毒。吃过一朵，甜丝丝，不觉其美。或是腹内缺油水，凡不能带来油水的，或甜或香，不过表面文章，骗不了肚子的。事后想不通，槐树经济价值高，可卖可食，村中土地肥瘠相似，为何不家家户户都种？

概括如下：故乡之树，只见树，不见花。有花似无花，无花更无花。此奢侈之物，到深圳后方凸显出来。

深圳的很多树都开花。春日木棉。高大的树木上，迸出一个个花朵来，通红通红，无杂质，肥硕厚重。落在地上，似有咣当之音。其象征意义浓厚，它一开，春天就真正来了，像是春天的先锋官，令旗一甩，万物皆应答：知悉。

王国华有诗赞曰：枝头遍染红彤彤，二月木棉露峥嵘。百花争艳情切切，春来伴香意重重。人间芳菲应有尽，浓肥丹赤却

梅江东流

□梁冬霓

横跨江面的梅东桥在上世纪30年代由松口的乡贤捐资所建，它厚重的身躯经历了风风雨雨，为岸边的思念牵起一条来回的路。站在此处，可一览松口古镇沿江一带的风光，古老的房屋依水而建，鳞次栉比，夹岸青山有时云雾缭绕，有时青翠逼眼。以前通往外界的车都从桥上经过，我在外地求学期间，每次站立在梅东桥上等车时，便意味着将要与家乡离别。看着流逝的江水，与千叮咛万嘱托的父母依依惜别，万般不舍，我就这样带着父母的牵挂与惆怅离开。而学期结束，经海上颠簸，再辗转1000多公里后，在梅东桥下车时，又意味着所有的疲倦都即将消融。看到熟悉的江水，熟悉的房屋与街道，不禁热泪盈眶。梅东桥，在岁月之河中，既是思念的起点，也是思念的终点。

水面已不见客轮，曾经繁华热闹的水

父亲的特香饭

舅公是我们家的远亲，现住在大城市。听说解放前，舅公的世家是大富人家。20世纪50年代初，幼年时期的舅公为了“逃命”，寄住在我爷爷家。舅公年龄与父亲相仿，那段时光，他俩一起生活，建立了深情厚谊。50年代末，舅公“转”到大城市，自此与父亲分别。后来，舅公在大城市站稳脚跟，慢慢发展了起来。

父亲有过多次跟随舅公到大城市谋生发展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了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成家后，父亲在生活和经济上遇到困难，在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找舅公帮助。

父亲从舅公家回来，常会满载而归。他带回很多吃的、穿的、用的，全是我没见识过的“城市货”。

这次“失踪”回家后，父亲带回来一个小小的高压锅，这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高压锅是农村的稀罕物，与高压锅配套使用的煤气灶和煤气更是。听父亲说，用高压锅煮东西熟得快，水煮开后，锅盖上面的安全阀就会不停地打转，且一边噼、噼、噼响个不停，一边不停地喷着气。末了，父亲得意补充说：“高压锅煮饭，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想必父亲在舅公家吃过高压锅煮的饭。

父亲接着给我们讲起有关高压锅的知识。首先，父亲向我们介绍高压锅的构成：它由锅身、锅盖、易熔片、放气孔、安全阀和密封胶圈等组成。听完父亲的介绍，我心

里想：大城市人用的锅也太复杂了吧，不像我们家的锅，一个锅身、锅底和一个锅盖，多简单。接着，父亲似懂非懂地说起高压锅的工作原理：高压锅把水紧密地封闭起来，水受热蒸发产生的水蒸气不能扩散到空气中，大气压、沸点什么的……反正就这样高压锅内形成高温高压的环境，饭就容易熟得快了……

什么水蒸气、大气压的听得我一头雾水。我感觉到父亲去了一趟大城市回来变得很不一般了，变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大男人！我对父亲肃然起敬起来。

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央求父亲用高压锅给我们煮一次饭，让大家尝一尝高压锅饭的味道。看到我们嘴馋的表情，父亲有点勉强地说：“没问题。”旁边的母亲，闻言后默不作声。

“我们没有煤气烧怎么办？”妹妹担心柴烧会熏黑高压锅，不禁问道。父亲很淡定，半开玩笑的说：“没关系，木柴烧黑了锅底，锅底就会增加一层炭灰保护，下次再烧的话就会得到双层保护。”父亲的话，惹得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扑通”一声，父亲轻巧地打开锅盖，准备放米的时候，愣了一下，“一家人吃饭，该放多少米合适？”母亲看出父亲的窘迫，却仍不吱声，任由父亲自由发挥。放米、洗米，父亲的动作看起来是那么的不熟练！放水入锅后，将要盖锅的时候，母亲果断出手，从锅里捞出一大瓢水。很明显，父亲将

无穷。笑看夜来风雨疾，零落成泥还是红。

多数人像我一样，把目光都凝聚在这些花上。什么树干啊，什么果实啊，无所谓。

按植物生命规律，花乃果实之前奏。果实才是植物的定盘星。若花整日聒噪，岂非喧宾夺主？但大家都这么做，不觉成另一种常态。

正如夏日之夹竹桃，于路边绿化带中，绚烂成一条纯白色的长带子。名为桃，谁见其果实？花朵已成整株树的生命核心。花开即生，花落即逝。桃之有无，已非必要。我开着车数次从旁经过，固然好奇，却没一次想到要跑进绿化带的草从里寻寻觅觅。顺着河水，坐在小船中，从北方漂流到南粤，所见所闻，令心境越来越从容。

若偶然出现果实，反大吃一惊。如美丽异木棉，秋冬之交，最绚烂的树种之一。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它，彼此早由新友成故交。其花纯粉色，巴掌大，满树的花朵能把蓝天染粉。忽一日，花朵陆续落下，奇崛的枝头，挂了五六个酷似芒果的东西，长圆形，新绿色。此处竟有果实！竟有果实！无数个问号和叹号在脑子里盘旋。后问方家，方知确实。此果成熟后，厚厚外皮会自然脱落，露出一团团白色絮状物，柔软而保暖，可做枕头的填充物。

又如冬日之紫荆树，似插了满脑袋大花的傻丫头，头大体小。街头一排行，散发着暗香。为表其特立独行，有的花直接长在树干上。冬季多晴天，灰尘悄悄爬进花瓣。需待雨，清洗一两小时，停，雨后的太阳一照，清爽干净，紫得透明。偶有晶亮的水滴啪嗒落下，衬托紫荆之妩媚。这样的花，还要果实干什么。

更如鸡蛋花，黄花风铃木等，各式各样的花朵，虽委身于树，并无依附感，反有“我的地盘我做主”之意，真如杠上开花。有树干和枝条支撑，诚然好；若枝干撤走，它们不一定跟着走，甚或坚决地留在半空，就那么悬着，也不突兀，不散不乱不凋谢，自成一体。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它们来说，只是一句成语而已。

花朵之独立，对枝干并非不恭。枝干亦坦然，绝不追问谁主谁次，亦不必为花之鲜艳与否心怀自责。花有花的事儿，它有它的事。在一起时，路人看到的是满树鲜艳。花朵凋零时，树干仍顾盼自雄。此正是相得益彰。

北地之树，无花，或有花而为果实湮灭。南地之树，花即一生。两者之迥异，却似真理之两极，岂有谁优谁劣？无此对比，怎知枣花成蜜之前的隐忍之美；无此对比，又怎知紫荆之独立亦是一个大局。吾生长于北地，倚北方之树，绽放于岭南，仰南方之花，心安矣。

路归于岑寂。江水清澈，宁静的江面水波不兴，似在梦中回望悠长的岁月。江边的码头大小皆有，过去，多少游子从码头离去，奔赴南洋，码头像一个守望者，等候远行之人归来。一位阿婆步履蹒跚地走来，站在码头上凝望着江水，夕阳中，她白发飘动，与码头融为一体，似乎她就是码头，码头就是她，也许她在守望未归的亲人，也许在遥想过去的故事。

恍惚间，一首客家山歌似在耳边萦绕：河边杨柳嫩娇娇，拿起桨板等东潮，阿哥摇船妹泼水，船浮水面任哥摇……

一江清水静静东流，泊岸的野舟，是古朴岁月的见证者，把沧桑与烟波中的灵动，摆在时光的记忆中。母亲幼时跟着外婆在水上生活，在梅江以打渔为生。母亲说渔舟靠岸时，她把麻绳搭在肩膀上，与大人一起拖船上岸。麻绳经常把她的肩膀勒得通红，甚至掉皮，而脚下水流湍急，即使裤脚卷得老高，也还是被水浪打得浑身湿透。打到的鱼，她要把它用竹签串好，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去卖。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流经城市的梅江两岸已是灯似锦，柳如烟，家乡小镇的梅江却在静美中复诉前尘往事。繁华自好，质朴当也盈趣。青山与碧水，桥与渔舟，码头与游子，是沉淀在时光深处的图景。

□苏乃仲

水放多了。此时表情羞答的父亲，用力地关好锅盖，上好安全阀，把高压锅往柴灶上一放，说：“今天我们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大胆创新，柴烧高压锅煮饭，柴烧的味道才更接地气，更有人间烟火味！”

柴火烧得很大，不一会儿，银灰色的高压锅被烧黑了。多么漂亮的高压锅，多可惜啊！父亲坐在柴灶前，我们围在父亲身边，父亲不断的往柴灶里添加木柴，柴火越烧越旺。一会儿工夫，锅盖上安全阀果然转动了起来，接着听到噼、噼、噼的声响，我们都感到很神奇，看得津津有味，同时也担心，高压锅会爆炸吗？安全阀转得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大，热腾腾的水汽不断的喷出来……紧接着一阵阵浓郁的米香味扑鼻而来，好香哩。那天，我们一家人围在柴炉边，美美地吃了一顿由父亲用高压锅煮的香饭。

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们兄妹3人都成了家，父母亲也逐渐年迈，但父亲为我们煮的高压锅香饭使我们永生难忘。

多年后的一次，我们兄妹3人携儿带女回老家看望父母亲。在聊天中，母亲向我们提起那年父亲为什么找舅公，以及为何缘由父亲煮高压锅饭的事。我们兄妹知晓真相后，面面相觑，会意一笑，不约而同地朝父亲望去……此时，满脸慈祥的老父亲正巧迎上我们的眼光，他腼腆得像一个稚气的孩子，一会便微微低下了头。

那餐饱含父亲深情的香饭，让老家的温暖永远弥漫在我的心田……

后山花开

(外二首)

□吴红绫

四月
天一亮，后山的花便开了
荆棘花，迎春花，鬼针草花
安静地挤出一条羊肠小道

它们知道，这一天，我来看望母亲
许多话，我不说予母亲
只对它们说。我的泪水有多咸
它们测得明白

母亲，后山的花开了
便有鸟鸣
你听，你听，斑鸠的叫声多么清脆
它叫醒了满坡的花草

我将花香、鸟鸣收拢
摆放在你的案前
母亲啊，四月是一道伤
我要渡过这轮劫
与花儿一起守护你的晴天

梦里，母亲薄如影子

这一夜，我把母亲轻放在梦里
穿蓝碎花上衣的母亲
鲜活鲜活的向我走来
脚步轻盈，没有尘埃荡起

你薄如影子
你的慈祥空茫，你的笑容空茫
甚至，我叫唤母亲的声音
也一样空茫

向阳的山坡
单种几棵苦楝树
花瓣淡紫，随风撒下。撒在
母亲的身上
芬芳的、苦涩的味儿
安抚着疼痛

哦，母亲！今夜

菠萝的海的春天

□谭科琦

菠萝的海的春天
从藏在二月的菠萝丛中
披着晨雾的风衣走来
天空上，飞出千百只小鸟
开始菠萝的海的航展
玛珥湖保持千年的沉默

在春风中绽放心灵的花朵
七彩田园
从红土地中裂开千万道笑纹
每一株菠萝都举着青铜的号角
欢迎春风掠过鳞甲

当阳光初开金黄的蜂巢
海就漫过曲界镇的脊背
那些沉睡在茎秆里的火焰
正从鱼鳞纹的盔甲下涌出
一浪浪撞碎在南半岛的火山口上

风车是永不抛锚的桅杆
将春天的船队泊在菠萝汁里
新芽咬住露珠
如同幼兽舔舐初生的绒毛
而远处——
万顷绿浪正弯腰拾取自己的影子
推送到百度的热搜之中

苦楝树

(外三首)

□陈强

四月，村前那几棵苦楝树
开着满枝的银花，一串一串
晾晒着我陈年心事的全部

南风知我意，轻轻抚着嫩叶
那东来花瓣，像少女的辫子
蕴藏一个生机勃勃的花季

在郊外，我遇见的苦楝树
那卑微的小花，清新而高雅
在阳光下散发幽幽的香
几只穿梭在枝叶间的小鸟
吱吱喳喳，像扛起春天的戏台

四月

四月，荒野开始回青返绿
阡陌上的花朵，璀璨缤纷
紫色的、黄色的与红色的
把山野包装成一幅油画

山风带我来到村后的山坡
父母亲在这里长眠不醒
十多年了，他们形影不离
安然地过着平淡的日子

雾雨仿佛一条条思念的根
洒绿了我心中牵挂的土壤
墓前杂草疯长，蜂飞蝶舞
像在为父母双亲奠酒献歌

又是春天

□黎振华

山坡上的野花开了
用稚嫩的花瓣亲吻春天
爸爸，花开的声音
你可曾听见
小镇那条红砖铺设的旧街
像一条伸向远方的红毯
骑在你肩上的我，像凯旋的大将
欢乐的笑声贯穿了我整个童年
你折给我的乌篷船
满载着我的理想

我多像是你遗落人世的花瓣
以旋绕的姿势跟你相拥

归去来兮

——
近阿密的天亮了
你却看不见太阳，此刻
冷风穿过大西洋带你回家
你就安睡在家乡柳堤塘的夜里吧
——
柳堤塘的山坡上，有你的
父母，亲人
他们等你归来
五月山稔花开，六月稻花香
鸬鹚鸟在柳树上，那句
“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是否回荡你的归途？
——
海水再蓝都不是故乡
近阿密的风不带菠萝味
近阿密的水没有乡土情
你说，近阿密的龙虾很大味同嚼蜡
你说，近阿密的面包便宜不养胃
还是故土难离啊
——
那条弯曲的土路，你走了多年
从柳堤塘到县城再到省城
从坎坷到坦途，多少风雨泥泞
从意气风发少年到大学教授
多少仰慕的目光
你是家族的方向标
——
为啥要远渡重洋告别故乡？
近阿密和柳堤塘同在南方
但彼南方不是此南方
归来吧！让魂魄认准归家的路
——
山稔花开，稻花香
鸬鹚鸟还在柳树上
那声声的叫唤是你的旧相识

那条弯曲的土路，你走了多年
从柳堤塘到县城再到省城
从坎坷到坦途，多少风雨泥泞
从意气风发少年到大学教授
多少仰慕的目光
你是家族的方向标

为啥要远渡重洋告别故乡？
近阿密和柳堤塘同在南方
但彼南方不是此南方
归来吧！让魂魄认准归家的路
——
山稔花开，稻花香
鸬鹚鸟还在柳树上
那声声的叫唤是你的旧相识

当阳光初开金黄的蜂巢
海就漫过曲界镇的脊背
那些沉睡在茎秆里的火焰
正从鱼鳞纹的盔甲下涌出
一浪浪撞碎在南半岛的火山口上

风车是永不抛锚的桅杆
将春天的船队泊在菠萝汁里
新芽咬住露珠
如同幼兽舔舐初生的绒毛
而远处——
万顷绿浪正弯腰拾取自己的影子
推送到百度的热搜之中

当阳光初开金黄的蜂巢
海就漫过曲界镇的脊背
那些沉睡在茎秆里的火焰
正从鱼鳞纹的盔甲下涌出
一浪浪撞碎在南半岛的火山口上

风车是永不抛锚的桅杆
将春天的船队泊在菠萝汁里
新芽咬住露珠
如同幼兽舔舐初生的绒毛
而远处——
万顷绿浪正弯腰拾取自己的影子
推送到百度的热搜之中

春分

春分，把春季划分成两半
桃花把嫣红的心事晾在枝头
风与叶子交谈邂逅的趣事

布谷鸟是一个勤劳的邮差
急促地传递着春耕的请帖
农人纷纷把日子播种田野
岸边的柳丝轻盈舞之蹈之
畅流的小河唱着婉转的歌谣
潺潺流水声，像春天的旋律

燕子衔回淤泥筑起了新巢
它们与我同在一个屋檐底下
出双入对，过着幸福生活

夜行

薄薄的夜，被皓皓的月光
照得好像一页灰白的宣纸
我走在回家路上，仿佛走进
一幅熟悉而又陌生的油画

脚下的小径十分细长与幽静
村边的小河流着父亲的梦
夜静好，有几声狗吠传来
几阵蛙鸣，勾勒起童年记忆
田埂上，月亮跟在我后边
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在生命的波涛汹涌中勇往直前
是你，为我扬起了人生的帆
那个凄冷的早上
我苦着脸推着你在医院奔忙
你却笑说人生哪能总如意
车轮与地板的亲密也能奏起乐章
又是春天了，爸爸
你的身边绿草如茵
好想借温暖的春风
牵你的手，抚你的脸